

如歌岁月 □刘天资

又是夏天。妻每天都要从菜市场买来不少的蔬菜。吃着吃着，竟想起家乡的蔬菜来。

这季节，家乡的菜园里大多以蔓菜为主。蔓菜不同于别的菜，根深，叶大，茎长，喜湿，好肥。

种蔓菜有讲究。地要挖得深。从地块一侧挖起，挖出一道深槽，顺手把地面上的杂草掩埋进去，回头把身后的土壤平整。就这样一趟一趟挖过去，挖到地头，土面上看不到一个脚印，一个腿坑。

肥要施得浓。在平整的土地上，用锄头打出一排排地窝，然后在这中间倒进积蓄已久的人粪尿。等粪水一干，就在窝里撒进种子或栽上秧菜，然后用草木灰把窝掩起来。等到长出了瓜蔓，再在菜的根部，打一个窝，追一次肥。

杆要插得紧。追二次肥后，蔓菜茎枝疯长，它们天生是攀爬专家，木杆再长，竹杆再滑，照样爬。它们喜爱通风，害怕倒伏。只要是葫芦或是丝瓜，就要给它搭个架，豇豆、黄瓜、四季豆，就让他们彼此在一起纠缠，交头接耳，说尽悄悄话。

“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。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菜园里，也开出了艳丽的花。豇豆花是蓝蝴蝶停在枝头，黄瓜花嫩黄娇美，光泽清亮，像涂了一层蜡。冬瓜开白色的花，四季豆开紫色的花，丝瓜开黄色的花。瓠子和葫芦，花色都一样，白的。穿花蝴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蜜蜂嗡嗡叫，枝头听蝉噪：好一个夏天！

开花了，结果了，坐享其成了。豇豆长长，黄瓜短短，扁豆片片，丝瓜体修长，葫芦有曲线。顺次吃，间着吃，随便便。

先吃豇豆吧。豇豆可以炒，可以蒸，可以腌，可以捞。最好先把豇豆炒好，然后放在柴火饭蒸，菜烂汤浓，入口即化。用汤拌饭，那叫一个香。如果你懒得弄菜，也可以菜饭一起煮，这就是豇豆饭。腌豇豆是老家的下饭名菜，朋友方先生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洗净，再把长长的豇豆一把一把捆扎好，配上一些饱满硬实的红辣椒，与豇豆一起层层压实。然后，倒上冷却的盐开水，再在上面压上几个河石。就等时间的打磨，让盐水慢慢渗入到豇豆和辣椒的内心深处，待豇豆悄悄变黄就可开始食用了。”碰到老豇豆，你也可以剥开“外包装”，用竹签串起来，放在饭面上蒸。一排排，一串串，浸入菜汤，串串香。豇豆疯长，来不及吃，就把它煮熟，晒干，这就是干豆角。冬天放进沸腾的炉子锅里，喷香。

再吃黄瓜。可以生的吃：摘下瓜，到附近泉水井里或山泉河边随便洗一洗，浸一会，放入口中，汁液饱满，清凉、甜脆；回到家，在砧板上切成细丝，加点盐，放点糖，淋点醋，酱油少许，凉拌，解暑开胃。熟的吃：切片，猪油下锅，加点辣椒，先炒后蒸。入眼，油亮；入口，鲜辣。

再上一碗月亮菜。月亮菜就是扁豆。烧扁豆，就要煸。油入锅，菜入锅，煸至变色。加水，煮熟，加盐，不加酱油。盛入盘中，清香缕缕，温玉片片。

葫芦、丝瓜适宜做汤。葫芦汤粘稠，丝瓜汤清亮。切成丝，炒熟，和面疙瘩一起下，葫芦丝入口即化，面疙瘩入口即滑。架子上的葫芦还在长，等到它老了，轻轻摘下。掏空，能装酒，这就是瓠樽。锯开，取出内瓢，风干，就是瓢儿，先民多用它舀水，用它喝汤。嫩丝瓜还可以切条、切片，丝瓜炒毛豆早已是一道名菜。丝瓜老了，挂在树上，风干后只剩下灰白的内瓢。入药，名丝瓜络；刷锅，锅不伤，干净、环保。

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不老家菜园，二十多年了。那儿，瓜果甜，菜叶肥，菜根香。



陈闲珍/摄



临近毕业，行走校园中，时而碰见三两个拖着行李箱的学生迎面走来。他们带着青春的骄傲与激情，行走在灿烂的阳光下。阳光毒辣，地面似乎有被烤焦的气味。杨花在风中翩跹，茸茸的花絮，随意落在他们的头顶、肩上。

下课后操场，看见学生正照毕业留影，笑靥如花、灿烂无比。“青春”两个字都鲜活在一张张的笑脸上。

傍晚时分，漫步校园湖畔的小径上，凉风习习吹来，栀子花的香味阵阵弥漫。

缘起黄山

美文赏读 □赵焰

缘起

《无常》与《彼岸》两部长篇小说，时间跨度都很长，一直在陆陆续续地写，也陆陆续续地改。一部分内容，也曾经发过。这两部小说，像是我栽下的两棵树，我看着它们长大，它们看着我变老。树不能长高长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，与树木一同成长的过程。

小说有无数种写法，我写小说，一定要写那种几十年后，还想看还能看还说的东西。那些为当下而写，为功利而写，为人情而写的东西，我是懒得动笔的。人的时间本来就少，写一堆自己都不想写的东西，无疑浪费生命。发发呆也比写那些东西好啊！我想写人性的根本，世界的根本，想捕捉到生活的光影。

黄山

两部长篇小说的背景，都在黄山。《无常》的故事，体现了黄山的侠、禅、真、美。《彼岸》则有着专属性，是串起来的黄山记忆。我为什么一直钟情黄山？那是因为我一直视黄山如巨大无比的莲花，开放在天宇之上。我第一次去黄山，才五六岁，从温泉那上山，蹒跚才几步，就走不动了，父亲无奈，只好将我背在身上，一直背至玉屏楼。我在父亲背上看着黄山，黄山真美啊！我嗅着黄山松针的清香，听着身边山谷溪流的哗哗声，感觉就像音符飞翔在五线谱里。

我一直以为，我心灵之后的点亮和通透，跟早期去黄山的经历有关。黄山的霞光，贯通了我身体中的黑暗隧道，打开了我对美好事物孜孜追求的愿望。黄山于我，是一种昭示，是生命不可多得的垂怜。

小镇

就生活而言，人最适宜的长生地，就是江南小镇了吧？小镇，与天地自然，与人情世故，都异常接近，如石斑鱼游在水中，充满情趣，畅达温暖。人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最具有灵性。如此禀性，最适合文学。每一个小镇孩子，都有很好的文学感觉。

小镇，让人尽享生活。生于小镇，就是上苍赐予你丰富生活的机会，让你充分体味人世的喜怒哀乐。我了解到的世相，了解到的人间的欢乐、烦恼以及种种琐屑，还有丰富而美妙的人生经验，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对于小镇人与事的观察而得到的。

小镇还是多彩的。季节多彩，生活多彩，人心也多彩。墨分五色，色彩，也不是单一的概念化——西瓜的红、蜜桃的红，与西红柿的红，都是不一样的红。外部的景物，映照于心，温度不同，色彩便不同。色彩，其实是人心的反馈，人心温润，色彩自然温润；人心黯淡，色彩自然黯淡。希望也好，未来也好，其实是幽深的井，渴望阳光的赤橙红绿青蓝紫。

少女

少女，露着藕一般白嫩的胳膊，在河边洗衣，是夏日一景。世上最美好的东西，就是含苞欲放的少女吧？少女是花的蓓蕾，是正在绽放的梦幻。少女，不同于女人，是美，而不是性；她是超越性别的，融合了男人、孩童和女人的美。

少女，如新竹。竹子在笋脱去衣壳的时候，是最美好的吧？青翠、碧绿、清亮，迎风摇曳。很难找到适合的词汇，去形容她们。少女之美，干净明亮，有着光辉，让人自惭形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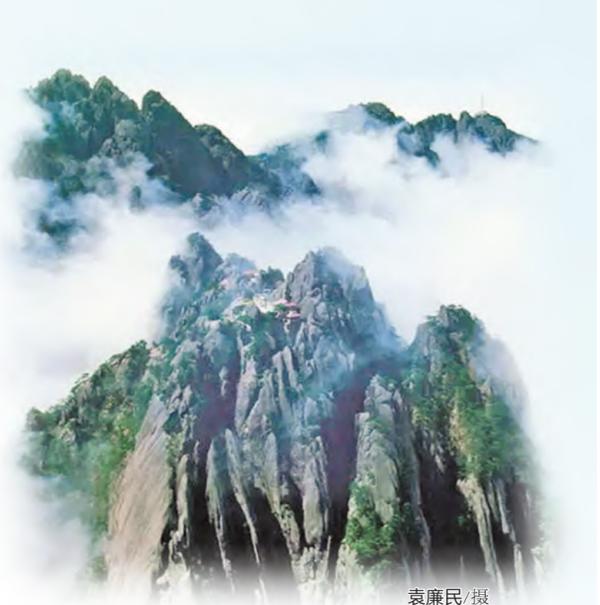
我少年的时候，人世黯淡，可却有风景之美、少女之美。我是从少女的身上，看到了超出现实的美好。美于我，是一种关照，让我觉醒，疏导了我身上的凡俗之气，让我意识到有天然的气息可采集。我后来知道，很多能量，必须有一种明确的念想，才能采撷得到。

少女，依然美好和纯净，其他一切，皆可忽略。

记忆

记忆，一定是曾经的真实吗？

我想不是。时光流逝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经常混淆，经验和体验难以为证。提笔写字的人是有福的，可以将记忆和未来



袁廉民/摄

掺杂在一起，让有限成为无限，让一切成为可能。纸上的故事，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，也可能没有发生过。人写作，其实是以冥想发现了它，将它牵引进这个世界，以文字赋予它生命。

写作，不是盖房子，盖房子的比喻太机械。我喜欢的比喻是：随风顺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写作就是捕捉时间之风。灵魂之所以成为灵魂，是因为自由地迂回于彼岸与此岸之间，像无形的渡船，将彼此的秘密，捎来捎去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一直想在空灵和现实之间，做一个摆渡人。

小说中的人物，因缘而起，被笔墨赋予生命。每一次纸页的翻动，都让他们活过来，演绎既定的故事，进行重新讲述。生命不仅仅是活着，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，以文字存在的方式与现实存在的方式，存在着错位。

以文字存在的世界，终究为心灵直接吸收，会活在一个不老的时空里。

澜溪老街

徽风皖韵 □查晶芳

我们踏上澜溪老街时，已近黄昏。街空人稀，更觉古意森森。方知暮色里看古镇，如同清秋微雨夜读李易安，甚是相宜。澜溪老街隶属于大通镇，位于铜陵市郊，始建于元末明初，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曾盛极一时，与芜湖、安庆、蚌埠并称为“安徽四大商埠”。现在尚存一座江心洲和这条老街。

一进街口，两侧飞檐翘角的徽式建筑毫不令我意外，因为那几乎是所有老街的“标配”。令我诧异的是其街道之宽阔，即便极目远眺，也不会被两边的黑瓦灰檐所阻挡。它是世界所有古城镇中最宽的老街，最宽有十五米，最窄处也有七米以上。地面铺的是四方形的麻条石。

天色已晚，老街异常空旷、安静。街两旁不少商铺开着，却无人吆喝叫卖，三三两两的游客闲闲地看，随意地走。街两边有不少百年老铺，可惜此刻都门扉深锁。我们透过百年理发店门缝，窥见里间黯淡的墙壁上挂着一排长镜子和一溜理发用具，一切都有光阴的痕迹。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陪爸爸去理发的场景，一个满头白发清瘦苍老的老师傅，正拿着剃须刀在那长长的黑条布上来来回回地蹭，发出“啞——啞——”的声响。

老街临江，经营水产品的商铺特多。各式鱼干，或悬于长木竿下，或平铺晾晒于圆竹匾中。也有卖江鲜的摊子，鲫鱼、鲃鱼、鲤鱼、翘嘴白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。正因是撒网便得鱼吧，这里的鱼都很便宜，正如杨万里所言：“……芦荻偏留缆，渔罟最碍船。何曾怨川后，鱼蟹不论钱。”

灯初上，微光映得石板如古老的红玉，有着沧桑的凉意。就在四十年前，这样的黄昏里，石板路是湿淋淋的，南下北上的船老板、水手和生意人，把金钱和笑声都留在了繁华的大通。再往远去，宋代便已形成市镇，明清达到鼎盛时期。在水运是货运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时，大通占尽地利：前有鹊江，可泊渔船、货船千艘，可上武汉可下南京上海；江中有沙洲如柳叶，挡住了江风，这里成了天然良港；更兼沙洲可控上下船只，曾国藩在此设立“盐务招商局”。一时间，江面千帆林立，百舸争流，大通街上百业俱兴，人称“小上海”。

大通的衰落是随着公路运输高歌猛进而来的，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如今的澜溪老街繁华尽褪，惟余老屋静立，清冷寂然，但老街人却绝不怨艾，他们的生活如同缓缓拉响的二胡。我看见一个胖胖的老头，端坐于门前竹椅上，瞪着大眼东望西瞧，笑眯眯地，活脱脱那个汪曾祺笔下的“闹市闲民”。窄巷中，又见一老者仰躺在摇椅上，双眼直视天空，一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样子。“玲珑商店”门口，一位满头白发的大妈坐在藤椅上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悠闲地翘二郎腿，右手夹烟，一边惬意地喷云吐雾，一边跟旁边的人唠嗑，并不理会我将她摄入——淡定的老街人，他们见过的世面太多了。

夜色已浓，江风携带着鱼腥气，弥散在老街上。老街与老人，相配成景。老人们聊着天，是说哪一朝的旧事呢？韶光谢，风云过，鬓已星星也，便再不管那江阔浪急，只淡泊宁静，说那渔樵闲话。

花开花落 □汪亭

光阴似流水，一去不返。一个季节，无论多美，终究不能留住太久。

几场梅雨，飘洒江南北。淅淅沥沥的雨水，滴滴答答地洗涤着。一尾青春，就这样，在岁月的拐角，悄然流逝。

揆个晴日，这几个毕业生离校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想起探春远嫁时那句词：风雨路三千，各自保平安。不由感叹，茫茫人生，谁都不是归人，只是一骑红尘过客罢了。轻道一声：同学，珍重！

最美人间烟火味

心香一瓣 □杨金坤

下班后，几位同事约我去吃饭，我笑道，像我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工薪阶层，时不时地上小酒楼、下馆子，恐消费不起，也嫌没有人间烟火味。几位同事相视而笑地说，“两会”过后，小吃街的大排档重新开业了，今天我们就去吃最有人间烟火味的大排档。

大排档是“穷人生意”，最接地气。在路边摆大排档的人，通过自己的双手，操持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，在人间烟火中，赡养老人，抚育孩子，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大排档是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港湾，这个港湾不可或缺，它是无数家庭赖以谋生的“渔场”。

夕阳西下，华灯初上。走进大排档的各色食客，点菜无需小心翼翼前思后想，因为每人都钟爱的几样，每次吃的几乎都是那些，无非是再重复一遍。若是老主顾，老板不等你点，就已经替你下单张罗了。不等菜上来，刚才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，要是

等久了，大可不必矜持，直接吆喝一嗓子：“老板，快点！”泼辣的老板娘赶快招呼你，几句轻言笑语就让你心里舒坦坦的。不知不觉中了杯中最后一口扎啤，等菜上来的時候，你开喝第二杯扎啤了。

伴着几样小菜、一壶醇茶、几瓶酒水，食客们绘声绘色地谈天说地，天文地理、人间百态无所不包，别有一番味道。大呼小嚷的方言土语，就像辣椒爆炒了一样，字字句句都脆铮铮、火辣辣，落在啤酒杯上，砸出一咕嘟、一咕嘟的浪花。大家敞开心扉交谈，将日复一日的苦辣酸甜，拌进简单却热腾腾的饭食之中，爽朗谈笑之间舒缓疲惫的身心，尽显朴实而真挚的情义。

待到吃饱喝足，夜已经深了，三三两两的人们心满意足地散去，平淡的生活每天都在延续，不会仅仅因为这样的夜晚而停留，只是明天早起无意中打一个饱嗝，还依然留有昨夜挥之不去的最美人间烟火味。

毕业珍重

池塘里的蛙鸣整夜不断，密密匝匝，像位歌手坐在塘沿，敲打架子鼓。挑灯夜读时，被碎碎的蛙鸣，闹腾得理不清头绪。隔壁的学生宿舍楼，传来悠扬的笛箫声，时缓时急，在耳畔游荡。

这是一段美丽、纯洁的年华，可以为之赋新词，可以不食烟火。但